

《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葛剑雄著

悠悠长水

谭其骧前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HISTORY OF CHINA

悠悠长水

中国历史故事

谭其骧前传

1

《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葛剑雄著

悠悠长水

谭其骧前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丽菲

装帧设计 陶雪华

·《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

葛剑雄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10 字数 28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8,000 本

ISBN 7 - 5617 - 1680 - X/K·143

定价 17.80 元

总 序

往事，人人都有；然而每个人的往事各不相同，有的平淡无奇，有的却丰富多采。各式各样的人的往事，构成了一部社会的历史，也蕴含着人生的真谛。要认识社会，要探索人生，要研究历史，就很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人的往事。

在当今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急剧变化、迅速发展的时刻，要更好地适应这种形势，跟上时代的步伐，人们就更需要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思索，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回顾，也就更需要回首往事，进行沉思。

我们固然需要了解更多的人和往事，需要有更多这方面的书，然而更需要了解的是那些阅历丰富、富有思想、善于思考、喜欢探索的人的往事，需要更多有关这些人的充满哲理、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开拓眼界的书。这样的书不只停留于对某个人走过的具体人生道路，他（或她）的所思所想的介绍，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经历和思想，帮助我们看到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的缩影或某些侧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加深对人生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书

E139/1-6

写得好的话，就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就可以是反映整个社会的百科全书。

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19世纪俄国杰出的思想家赫尔岑的著名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可以说就是一个范例。赫尔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指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有透彻的了解。他想“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事实上，他的确做到了。高尔基称赞说，赫尔岑在自己身上对这个时代的体现是“惊人的全面、完整，包括它所有的缺点和所有难忘的优点”；他是“第一个俄国思想家”，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多方面地和深刻地观察俄国生活”。长期侨居国外的赫尔岑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真挚的爱，正是对祖国的爱促使他写这部回忆录。他在给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往事与沉思》中，在仇恨专制主义的同时，透过每一个字都可以看到对人民的爱。”在回忆中，赫尔岑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信仰。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谈到《往事与沉思》时写道：“这是一部幸福、信仰、崇



高思想的编年史……”因此，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被誉为 19 世纪中叶一部真正的“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这套丛书的书名正来自赫尔岑的回忆录。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这套丛书不只是在书名上而主要是在内容上，在写法的要求上，在精神上继承赫尔岑回忆录的好传统，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具体来说，这套《往事与沉思》丛书大体上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首先，丛书的传主，以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为主。这些学者尽管专业各不同，但他们都是研究人和社会的。观察社会，思考人生，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生活经历，对社会、人生、时代必然会有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唯有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思想者才会有的感受和见解。这些感受和见解必然会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在写法上，丛书不仅要求真实地、生动形象地写出作为传主的每一位学者的生平经历、治

学道路、学术成就、思想见解,以及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对人生的领悟和内心的种种感受,而且要通过这些尽可能深刻地反映出传主所处的时代特色、学术氛围、社会环境。这样,这套丛书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为传主的学者们的个人经历、学术思想、成就和发展道路,可以形象地了解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各种感受,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学者的经历、交往和活动,从一个侧面了解整个学术界的状况和学术的发展历程,可以透过他们的思想和经历窥见当时的学术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变化和时代风貌。因而,这套丛书不仅对研究这些学者本人极具价值,而且对学科史、学术发展史乃至社会史都有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

其次,本丛书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评传,它要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真实、生动并给人启迪。因此,在写法上不拘一格,以记叙传主的学术生涯、亲身经历、学界交往、研究心得、对人生的思考等为主,穿插生活逸事、各类见闻。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仅仅掌握传主已发表

的学术著作和其他著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反映传主生活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如未发表的札记、笔记、文章、手稿、书信、日记等，同时尽可能多地对了解传主的各类人士进行采访，尤其是传主的亲人、好友和弟子；传主的亲人、好友和弟子有条件撰写的，便请他们撰写，而传主有条件自己撰写的，则尽可能采用自传、回忆录的形式。鉴于这些考虑，本丛书在选择传主时，主要考虑的正是是否具有这些条件，而不含有任何其他意见。

总起来说，本丛书努力要形成的特色是：纪实的形式、深邃的思想、生动的文笔、真实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和鲜明的形象于一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有信心和广大作者共同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使这套丛书的特色更鲜明，更有价值。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

我们编委会的任务是协助出版社做好这套丛书的策划、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大量的具体工作由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担任。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大力支持和陈丽菲女士的出色工作保证了丛书的顺利出版。这套丛书的专有出版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文责也由作者自负。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回首往事，本身不是目的。回首往事，是为了今天，为了明天。进行沉思，同样也是如此。在今天面临新的世纪之交的转折关头，我们需要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回首往事，去反思经验教训，去进行沉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以更高昂的精神、更坚定的信心，去创造今天，去争取更美好的明天。

陈 启 能

1996年9月22日于北京

出版题识

在世纪交替的暮鼓晨钟声中，一段由父辈和我们共同经历的风云激荡的百年时光，正在逐渐定格而成为历史。然而，历史是现实的母亲，也是社会的生存环境，人类在历史的山光水色中徜徉，思想的土地由此得到无穷的滋润。丛书《往事与沉思》的作者，正是一群这样的耕耘者。他们在历史的幽谷与时光的河床上搜寻与堆垒，让飘散于历史风烟中的往事，通过他们的劳动有序地重现。这种重现，决不仅仅是对历史材料的绪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不同的侧面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变迁的审视，对人类个性、人格力量的一种思考。能够传达这部分学人的思考，使之备为一说；并为广大读者在传记的书海中陈列出一个新的书架，我们深感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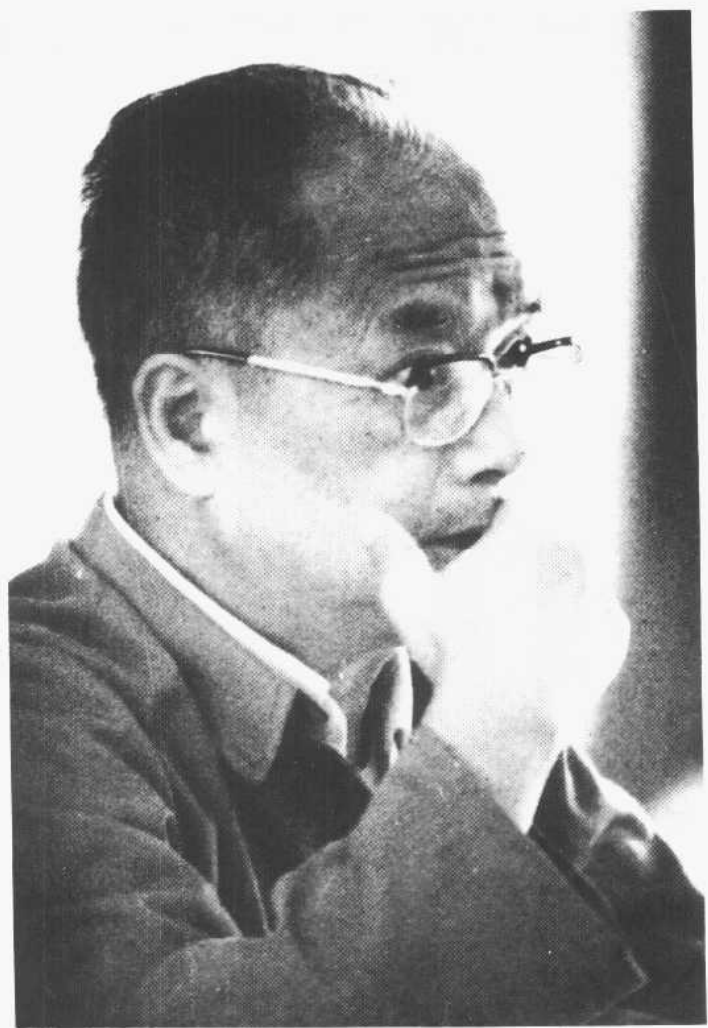
本丛书的缘起、宗旨、特点诸方面，已由主编陈启能先生在“总序”里，作了详尽的阐述，无需赘言。在这里，我们想着重说明的是：百年人事，沧桑几重，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完全精确地重塑传主的面貌；同时，不可能、也无法将作者所用的资料和表达的认识与时人所见匡为一致。在这些作者中，有的是八九十高龄的老学者，他们丰富的社会经历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认识，本身就是一部令后人读之不尽的大书；有的是与传主在各种方面有着密切关联的学界后起之秀，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依据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叙述了对这一段历史的个体性认识。我们从尊重作者、存文存史的理念出发，从引发各种学术的争鸣以期人们的认识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愿望出发，将这部分材料

与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完整地呈献于社会。此点尚祈读者诸君，有以识也。

我们深深地感谢学界的众多朋友，感谢丛书的各位编委，正因为有他们对出版社的支持与厚爱，这套丛书才能够在今日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期待丛书的出版能继续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使之更臻完善。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5月



谭其骧(1911.2.25—1992.8.28)

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

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谭其骧

引 言

1984年1月3日,先师谭其骧先生为他自己的论文集《长水集》写了一篇自序,在结尾写道:“最后需要解释一下这个集子何以要以长水为名。这并无深意,不过因为我是嘉兴人,据六朝人记载,嘉兴在秦始皇以前本名长水。”

在协助先生编辑《长水集》后,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耕耘历史地理园地五十年的结晶——读谭其骧〈长水集〉》的读书心得(载《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谈到我对“长水”二字的联想:“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在历史地理这块处女地中经过辛勤的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先生虽已年逾古稀,还是孜孜不倦,夜以继日,为祖国,为学术,为下一代无私地贡献出余年,正像那长年的流水,始终在滋润大地,催人奋进!”

这一联想和解释得到了先生的赞成。1988年,他收到蔡尚思先生来信,亦将“长水”理解为细水长流。在4月24日给蔡先生的复信中,他写道:“《长水集》之长水,在您之前已有人解作细水长流。我看这样解释虽非我原意,却比原意好,我愿意接受。且此解含有祝贺之意,太谢谢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良好祝愿没有能成为事实,1991年10月18日中午,年逾八十的他突发脑溢血,尽管他的生命顽强地延续到了1992年8月28日,但他的工作至此划上了句号。

1992年8月28日凌晨，就在送走先生的遗体后，我骑车穿行在宁静的街道，赶回学校筹备先生的丧事。先生最后十几年间的工作和生活情景又浮现在脑海，随着车轮的不停旋转，我仿佛从1978年走到了1992年，思绪中最终跳出了四个字——“悠悠长水”。我拟了一副挽联，请中文系的老师修改后，在告别仪式上挂在先生遗像两边：

基肇《禹贡》 功成《图集》 春秋六十汇为悠悠长水
泽被士林 化导实学 桃李三千仰止巍巍高山

1993年5月17日晚上，当我整理完先生的遗稿，编成《长水集续编》时，又在编后记的基础上写成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当时已是18日的2时，我将文章命名为《悠悠长水——怀季龙先生》，寄往《读书》杂志。

当我准备为先生作传时，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这四个字。我相信，先生地下有知，肯定也会赞成以此为传记的书名。

1980年，《晋阳学刊》编辑部向先生索自传。先生收到后并未置理，我知道后问起，他说：“我这一辈子不是念书就是教书，有什么好写？”我说：“你觉得很平常的事，在我们看来就不平常；当时看来很平常的事，以后就会变得不平常。”我指着已经发表的几篇别人的自传或传记说：“他们不也是念书、教书吗？”其他师友也这样劝他，我还自荐替他起草初稿，终于获得他的首肯。11月1日和7日，他两次给我谈了自己的经历，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作了记录和录音，这盘音带如今珍藏在我的书房。12月间，经他改定的自传寄往《晋阳学刊》。稍后我又为他起草了另一篇自传，以后编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

此后的十余年间，我作为先生的助手，经常随他外出开会、

工作或参加学术活动，有时一年有十多次，有的一次长达数月。在这些日子里，我与他朝夕相处，时承馨咳。由于他已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我一般都不离咫尺。或于工作之余，或在旅途之中，或当饭后茶余，先生往往忆及故人，谈起往事；我也不时询问，先生总是耐心作答，一时记不得的，以后或许又会提及。时间一长，我对先生的经历行状了解渐深，他也告诉了我一些从未向旁人透露过的私事。至于先生在这十余年间的事，即使我未亲历，他也会及时告诉我。例如 1985 年至 86 年我有一年时间在美国作访问学者，他给我的信上总是详细地写着他身边的情况，最长的信有 7 页、近万言之多。

记得有一次我去先生处，他正在阅读蒋天枢先生所写的陈寅恪传记，在有的页上还写有他的批语。他翻到一段让我看，上面写着陈寅恪在文革中曾要助手为他作学传，助手迫于形势，只能违心地说“都已忘了”，陈听后说：“忘了好，免得中毒。”先生不胜感慨地说：“陈寅老真可怜，一辈子的学问没有能传下来。”又对我说：“你随我多年，以后可以将我做学问的方法记下来，把我来不及写成文章的意思记下来。”我表示一定要为他写一部传记，他说可以，“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尽说好话”。此后，他除了将新完成或发表的文章交我收藏外，还陆续交给我一些旧稿和资料。有时记完日记时对我说：“我是只记流水账，但也不是没有用，以后你可以看。”

先生辞世后，哲嗣德睿兄将全部遗著遗物，包括先生的日记、书信、文稿、照片和有关资料，都交我自由使用。先生的弟弟其飞先生审阅了部分初稿，并详细地解答了我的提问。得知我在写先生的传记，谢兴尧、胡厚宣、杨向奎、周一良、王锺翰、洪廷彦、胡绳武、张允和、邓锐龄、吕东明、刘宗弼、高德、王煦华、顾